烈殤盡孝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烈殤盡孝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河間西鄙，有烈孝女柳珮，傳者忘其姓，僅得其小字也。恩縣賈人某，以武庠習負販，一騾一馬，往來燕冀間；妻素悍，借以逃闔威。紅羊之歲，北直大饑，道途枕餓殍，土人易子析骸，慘莫能喻。賈日至河間，從馬背上見一貧媪走入篷顆中，對墓痛哭，良久，返之破屋。一髫齡女子出應門，雖菜色可掬，而容猶可憐也。賈下騎，趨索茗飲，女走避，媪迓客。問：「一坯土下，屬媪伊誰？」曰：「亡夫巡檢某公也。」問：「何哭之慟？」曰：「家赤貧，生者固饑，死者亦盼斷麥飯，哪得不悲？」問：「女子千金耶？」曰：「然，名柳珮，年十六，至今未字。未亡人設旦夕殞霜露，誠不知一塊肉將安歸？」言已，更痛不可抑。賈亦代唏噓，乃探囊出白鏹十兩授媪，堅卻之。乘不意，驀棄破几上，而飛騎兔脫。母子追莫及，遙遙叩拜，謂憐孤寡，有古俠士風，實不知其垂涎於二八嬌娃也。

越半載，賈又履其地，歸裝更累累。入門，即大聲詢：「阿姥無恙？」母女奔出，泥首無算，曰：「微長者，當索我於北邙山枯魚肆矣。」詳詢其鄉貫姓氏，以俾供養酬大德。賈具以告，復笑云：「是孳孳者，何足掛齒頰！」媪具雞黍供客。銜杯之次，賈詢：「柳姑可得雀屏選否？」曰：「尚未。如長者作冰，真小女子有福。」賈乘間請曰：「某四十無一線，俗有招子說，願奉白金五十兩為阿姥壽，屈柳姑作螟蛉。但我老夫婦一索得男，他日遣嫁乘龍婿，當如某所生也。」媪似首肯，入與女絮絮多時，出云：「弱息凌夷，亦宦裔也，繼膝下固佳；即下充妾媵，亦請明言於其先，免未亡人心旌常不定。」賈正色曰：「是何言歟？某之心，天日可鑒！」遂設信誓，媪遽諾。出銀如數，曰：「粲粲者在是。但金允，即乞柳姑同歸，莫耽延，俾早慰閨中望夫山耳。」媪抱女互哭，哀動林禽。賈云：「請姥暫割愛，若能如荊人意，當不日以犢車迓姥。」女恐過慟傷母心，即忍痛拜別。賈授以鞭，聯轡就道。行里許，女耳中猶彷彿阿娘喚女聲，遂

大慟。賈告以不能兩全，再三撫慰。

一日，抵腰站，置女逆旅，距恩僅三十里，忽遲疑不發，詢若何，曰：「此間有故人招飲，且有交易勾當耳。」地多妓，女不知也。日則靜掩雙柴，夕則一燈閃壁。鵑啼血灑，蝶夢魂飛。鄰家馬二娘，雖時來閒話，而憶母之心終不釋。

媼自送女出門，愈無聊賴，縱阿堵能療眼前瘡，而掌珠已失心頭肉，昕夕淚雨，漸絕水漿。越七日夕，正呻吟病榻間，忽聞女子叩門聲，媼顫聲答云：「此窮窟也，誰家女嬌生，來乞水火？」應曰：「兒聲音，娘不識耶？柳珮歸也。」媼驚喜，強起拔鍵，奔入，果不誣。冉冉拜燈下，曰：「兒真歸矣，母心慰否？」媼轉疑駭曰：「兒已隨假父去，且深宵難獨行，得毋鬼耶？抑夢寐耶？」女破涕為笑，對云：「渠攜兒去，家中生菩薩，妒虎也，疑其納小星，渠百辯，終不信，知萬難相安，私以一騎送兒歸。執鞭人已就前村宿耳。」媼慶珠還，沉痾頓已。

女雖璧返，遠山常顰。顧貌如故，音如故，而藝增且絕，人皆惘惘。自刺繡以至書畫詞賦，無一不精。每出手制，洽村人寄通都，售最速而價亦豐。唯款署「烈火夕陽子」，不書柳珮也。由是供饔餐，無事采薇矣；葺廬舍，無事牽蘿矣。人有欲聘為婦者，曰：「俟吾母百年，終當求牡，豈竟守雌？」媼若慫恿之，則淚涔涔下，曰：「兒命薄，浩浩之水，育育之魚，畢生無分矣。」又十年，媼病劇，彌留時，握女手哽咽，曰：「阿娘苦汝！」女拭涕云：「母往地下，自有安樂窩，兒在人間，亦非長命縷。兒不過身外身，影外影也，以生為死，以死為生。母行矣，兒當相從於地下。」媼一笑，恍然悟，目遽瞑。女號慟，集村之老成男婦，購具，制殮裝，與亡父合葬，咸加封植。事畢，囊中資有餘，散給煢獨輩，且罄，曰：「煩代唪一聲佛，祝我母早昇天。」臨穴日，佛聲震山谷，然後舉火，焚所居成白地，慘與眾別，曰：「將詣腰站，尋一故人，了吾事。」眾疑其無依，將去尋假父，泣送之行。

翩然抵舊處，仍宿當日之逆旅。主人目之，大駭，問何名，曰：「烈火夕陽子。」曰：「何酷似十年前之柳珮姑也？」曰：「虎賁貌似中郎耳。」觀者咸嘖嘖稱異。明日出資治觴，折簡邀比鄰十數人，至則觥籌交錯，賓主極歡。訊招飲之由，則泫然以杯酌地，曰：「昔柳珮姑，吾姊也。聞化後，盛蒙矜憐，賜以帷蓋，得正首邱。一杯濁酒，聊代長眠人答鴻慈耳。」眾撫掌曰：「手足耶，無怪其貌之神似也。」因重與述柳姑當日慘死事。女亦不悲，唯乞引之埋骨處，亦不瞻拜，趺坐黃土上，合十作偈云：「貞潔女兒花，安能污狹斜。殞身遭毒鴆，煉魂慰慈鴉。不遇奸人賺，何邀上帝誇。可憐殘月

底，《折柳》唱無家。咦！假即真，真即假，我與我兮，是耶非耶？」言已，頓滅幻軀，衣衫如蛻。眾大嘩，不能窮其變。

蓋先與女閒話之馬二娘，鴒而猾者也。瞰女美，欲攘為錢樹子，以賈妻毒燄告女，不信；又蹈隙恐賈曰：「秀才禍不遠矣！君家胭脂虎，砸碎醋罈子，尚懵懵耶？」賈色駭變。鴒冷笑云：「日昨有東鄰賣貨者來，云閻人知汝買豔婦，罵不絕聲云：『俟紅妝到門，當以白刃畢命！』」賈嗒然求計於鴒，曰：「是何難哉！姑以女與我，汝隻身歸，是非猶可狡辯，譬諸盜無贓物也。」旋出百金授賈，曰：「以此買瘦馬，尚不豐耶？」賈惑之，乃囊金棄女，如飛去。

鴒以女歸，始愛若明珠，旋使應客，不允，詈且撻；仍倔強，即倒懸，出利刃割其臂肉飼貓犬。女痛極，佯允之，是日裹創盛妝飾。適一貴公子來，欣然願薦枕席。漏三下，公子醉而假寐，女閉戶卸妝，久無聲。燈小如豆，公子猶扯女衣作昵聲，詎僵立不動；燭之，舌出三寸，已雉經榻前短柱上矣。大號，鴒來救，莫及，是即女歸叩門之夜也。鴒痛人財兩空，裸女屍棄荒野，雀銜樹葉蔽女體，村環守之，野物不敢近。土人憐其烈，斂資以薄桐棺，瘞之乾淨土，即重來所酬之十數人也。至是顯幻跡。旋與河間人互述其事，咸以手加額上，曰：「柳姑不死，柳姑不死。」

邑宰阮公，聞而義之，擬請旌，格於例，私表其阡，曰：「貞烈慘孝柳珮姑之墓。」幕府磊落子，擅扶鸞之術，書符召之，乩云：「柳珮至。賢使君為薄命人表墓，光及九泉，特來奉謝。」即自述之遭遇甚悉。問：「何能幻形，復歸事母？」曰：「兒自戕後，魂遇梁孝王，憐我烈，授以煉形訣，吞以益智珠，俾骨立形成，畢十年孝養之志。」問：「何必易香名？」曰：「返魂之香，固恐駭俗。且上帝憫兒貞，賜封烈殤貞女，蓋拆字謎也。」問：「何不報賈之計賺，與鴒之毒凌？」曰：「賈究以資買我身，救我母，季常之懼，亦所誠然，故不忍報。鴒則惡豺之性，淫雉之心，毒其本真也，又不屑報。然渠等早干冥罰，罪豈能逃，更不必報而自報。」問：「父母尚團聚乎？」曰：「已度父母成鬼仙，頗覺逍遙，永除煩惱，較生時判雲泥也。」後附短詩五章，擲筆而去，詩曰：抗手巫咸走碧天，非人非鬼亦非仙。自從覓得淮南訣，那許精靈化杜鵑。死死生生死亦生，死生俱是女兒身。才投孽海抽帆早，如此風波愁煞人。紫誥新頒號烈殤，揶揄弄玉魅寒簧。九京那有埋憂窟，碧漢橫騎白鳳凰。醴有真源玉有芽，無端化作斷腸花。火中燒出青蓮蕊，願借罡風捲狹斜。似此煙雲亦太奇，姍姍月下報烏私。可憐阿母龍鍾甚，十載何曾悟鬼兒。座客莫不頂禮傳誦。時某賈已死，悍妻亦別抱琵琶。鴒則被盜扳，瘐死黑獄。嘻！姑即恕汝，彼蒼蒼者，能恕汝乎？快哉快哉！

懊儂氏曰：烈孝固能格天，當其慘痛呼號，宜有真靈下來，授煉形衣缽，亦由其身有仙骨，迥異尋常也。不然，何鸞飛數言，竟若是之雍容大度耶？噫！如柳姑者，雖格於例而不旌，亦可不必旌，蓋已榮於鐘鼎，而壽同金石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